



主办单位: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中共洛江区委 洛江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共洛江区委宣传部 洛江区文化旅游局
洛江区文联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诗会动态



南外宗正司遗址(成冬冬 摄)

看十九瓣莲花在掌心绽放

□大卫(加拿大)

当我的目光触及这些断壁残垣
古榕巷的风便倒流回了八百年
肃清门以西,开元寺以南
一方放生池周回四里
池心水陆堂的水鱼声
与远洋归来的螺号总有些颤音的重叠

我俯身拾起一片瓦
看十九瓣莲花在掌心绽放
这曾只属于洛阳的宫阙里的纹理
如今卧在闽南的泥土里
像一枚被海风吹散的印章——
斜插在野草间的“官”字砖棱角分明
洗刷着几百年的风风雨雨
脊兽的残角漾开天宝池的涟漪
当三百四十九名宗族子弟乘海风而来
把中原的月光却在刺桐港
从此芙蓉堂的烛火就一直亮着
映着市舶司的税簿,每一页都满满当当
整齐地排列着番商的玛瑙、珊瑚和丝绸

一个迟到千年的过客
在南国的炊烟里
任惩戒所的木槌声声敲击我的心弦
任自新斋的墨迹芬芳牵走我敏感的神经
只有掌中这十九瓣莲花
每一瓣都是一座沉没的宫殿
元军的火把焚尽宗院之际
它们跌进池塘,如莲花委地,一目成殇
在冥想倾斜的瞬间
一束光正好滴落于鸽子抖动的羽翼
呈扇形把我罩住,俨然一座琼楼玉宇

(作者本名姜云峰,现居加拿大,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加拿大诗词学会会员、大华笔会会员。诗作发表于《诗选刊》《人民日报》等,入选《中国跨年诗选(2019—2020)》《新诗百年诗歌精选》)

文脉传千年

□张端端

谛听,仍可听闻礼乐的鸣奏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
孔圣以箴言磨洗众人
逝者如斯,双耳仍可听见子之所谓曰

谛听,可听见海潮漫过月光?
学宫的书生在月下吟哦孔圣之语
远处的大海耸起脊背,浪纹挥动
如一纸行书,将文思誊抄海面

泮桥上,池水素洗同一轮明月
先贤的哲思如星辰照临千年
文教的新火顺晋江水流南下
它照亮泉州府,照亮这座滨海邹鲁

大成殿前,香炉的轻烟亦可雕琢
它是时间的信物,收纳释奠礼的叩拜
而府文庙又如时空的容器
在复合多元的城市中锻造海丝儒学

谛听,我听见千年来海水的呼吸
刺桐港梯航万国,满街都是圣人
仁礼化作心灵的清泉,流向书斋或街巷
它以文庙为精神原点,润泽世遗泉州

今天,府文庙仍承载诗教礼乐的儒学传统
千年文脉从海峡这头涌向那头
又漫向四海侨乡。借着浩荡海水
继续誊写,属于泉州千年文脉的辉煌

(作者系惠安人,获2023年度中国新锐诗人奖,诗作发表于《诗刊》《十月》《星星》等刊物,多篇作品入选《中国青年诗歌年鉴》《中国诗歌年度诗选》)

回首

每逢国庆佳节,举国欢腾,热闹的庆典光影里,我总会不由自主回望半个世纪前的乡土岁月。今日灯火万千、银幕随处可见,而在物资匮乏的旧时光里,一场露天爱国老电影,就是乡村最隆重、最赤诚的家国献礼。那些映着红色初心的黑白光影,温柔沉淀岁月,也成了一代人最滚烫、最难忘的国庆集体记忆。

闽南话里,露天放电影称作“搬电影”。想来大抵是因为每一次放电影,村里人总要搬板凳、扛竹椅,成群结队涌向村中大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一场露天电影便是全村最盛大的喜事。但凡村里安排放映,大埕早早竖起两根高耸竹竿,辅以横木加固。望见这番光景,村民便了然:今夜“搬电影”。幕布提前一个小时挂起,暮色未至,期待早已铺满村落。“暗暝搬电影,赶紧搬椅去占位置!”阿嬷与母亲总是这么催着我们这些孩儿们奔赴一场光影盛宴。

彼时最经典的放映机,是南京电影机械厂出产的长江F16系列。一张木桌、一副三脚架,助力放映机,配搭卷片机、柴油发电机,撑起了乡村的文化夜晚。胶片运转时清脆的“哒哒哒”声响,穿透岁月,留存时空。

从城里来的放映员,从来都是全村最受敬重的贵客。木桌上总是放着温热的茶具、清甜瓜果,倾尽淳朴热忱。放映落幕,村里必会设宴款待,一壶醇厚地瓜酒,一席家常饭菜,必不可少。

电影开播前,乡亲们碰面,一句“今晚放什么片”取代“你吃了没”。那个年代的银幕循环往复,轮番上演的皆是经典红色影片:《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还有《小兵张嘎》《三进山城》《苦菜花》以及《英雄儿女》,一部部爱国影片,百看不厌,浸润着一代代乡村少年的家国初心。

彼时娱乐匮乏,一部影片,便是全村人的精神食粮。本村放映便全员守候,邻村有影便连夜奔赴。一遍遍观看、一次次回“刷”,影片里的经典台词早已烂熟于心,化作人们的口头禅。

光影里的家国记忆

□张东海

老电影善恶分明、人物鲜活,质朴的镜头里,正气凛然的英雄、面目狰狞的反派,形象格外鲜明。村里许多听不懂普通话、头戴头巾的年老阿嬷,也能一眼辨忠奸,现场都要指指点点一番。

早年乡村露天放映,大多只有单台放映机。每播完一卷胶片,便会短暂停机换片,场内灯光亮起,瞬间打破夜色静谧。喧闹声、叫喊声此起彼伏,成了观影的烟火气息。乡亲们掏出随身带来的地瓜、花生和糕粿充饥,孩童们假哭着向大人讨要几分钱,买一根冰棍。村里大埕留过我点煤油灯、卖蚕豆的印迹。

一部完整的老电影,往往分装在四五卷胶片之中。露天放映条件简陋,胶片烧熔、卡顿故障是常有之事,快速粘接修复断片,是每位放映员必备的看家本领。每场放映,多由两位师傅默契配合。若是影片需要跨村轮流放映,便有“跑片”的专人骑着单车穿梭乡野、接力送片。乡间路途崎岖、风雨无常,胶片时常延误,乡邻们从不抱怨。

年少时的我们,对露天电影从无限美倦怠,满心皆是热忱欢喜。本村放映,场场

不落;邻村有影,便扛椅奔赴。后来定居城区,我对“搬电影”不改初心,乐此不疲。

老友阿钟年轻时是放映员,他回忆往昔:“胶片烧断了,一分钟就能接好。”时隔半世纪,那些胶片运转、奔走放映的细碎过往,他仍记忆犹新。每每听他闲谈旧事,我年少追影的万千回忆便汹涌而来。十几年前,受其熏陶,我特意淘得一台放映机及一卷《地雷战》胶片。友人来访,我便在小院复刻露天影景,装片、修片、发电,几番实操,已然成了“搬电影”老手。

经年日久,老旧放映机线路逐渐老化,出于安全考量,我渐渐搁置了这份热爱。如今幕布依旧完好,胶片放映机被高清投影仪取代。

回望昔日时光,一束光影照亮乡野夜色,一部老电影藏着滚烫的家国情怀。那些晚风、笑语与黑白光影,早已深深镌刻心底,凝成永不褪色的乡土温情与家国记忆。

年少时的我们,对露天电影从无限美倦怠,满心皆是热忱欢喜。本村放映,场场



别问终点在哪,出发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天伦

□卜庆萍

针线情

□卜庆萍

年少时许多细碎的往事,都在岁月里慢慢淡去,唯有母亲灯下缝制国旗的模样,清晰如初,岁岁鲜活。当年她亲手缝制的那面国旗,藏着朴素的家国热忱,藏着温暖的天伦之情。

那年国庆前夕,处处洋溢喜庆的氛围,街边的商铺挂起崭新的国旗,秋风掠过,满目鲜红。学校筹备庆典,要求每个班级自制一面国旗。我放学回家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她听完眉眼一亮,没有丝毫迟疑,轻声说道:“咱们亲手做,做得工整、做得好看。”

第二天一早,母亲便赶去集市挑材料。她在布摊前驻足许久,反复比对好几匹红布,最终选了一匹色泽纯正、质地厚实的棉布。那红不艳俗、不暗沉,是沉稳又热烈的中国红,像秋日的暖阳,干净又有力量。随后她又挑选了一卷金黄丝线,色泽透亮,在日光下泛着细碎柔和的光,恰到好处。

回到家中,母亲搬出家里闲置的旧木板,架在两张板凳上,搭成一张简易的工作台。她将红布轻轻铺平、舒展,抚平每一处褶皱,动作轻柔又郑重。平日里操持家务利落随性的母亲,那一刻格外沉静。她拿出尺子细细丈量、认真标记,分毫敢偏差。剪刀贴着划线缓缓游走,细碎“咔嚓”声,在安静的屋里回响,不疾不徐。

裁剪妥当,便是最费心神的绣五角星工序。母亲年年渐长,眼神不如从前清亮,穿针总要费几番周折。她捏着细小的针,抿了抿丝线末梢,一次次对准针孔,眯起双眼反复尝试;偶尔穿不进去,也不急躁,只是轻轻退出线头,重新整理。反复数次,丝线终于稳稳穿入针孔,她才长舒一口气。

借着窗边的天光,母亲用铅笔在红布上浅浅勾勒出五颗五角星的轮廓,随后,针线起落,正式缝制红旗。她的指尖灵活穿梭在布料之间,针脚细密均匀,走线平直工整。没有轰轰烈烈的举动,只有一针一线的踏实与认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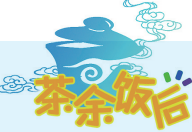
缝制的几日,母亲总趁着家务空闲,暮色黄昏伏案赶工。久坐之后,她会悄悄揉一揉酸涩的双眼,舒展一下酸胀的腰背,稍作歇息,便又低头继续。灯光落在她低垂的眉眼、微翘的指尖上,温柔又动人。我静静站在一旁看着,只真切觉得,母亲做的不只是一面旗,是心底最珍贵的心意。

最后一步,是定位缝制五角星。母亲反复比对位置,微调间距,将五颗星星一一摆放端正,再细细走线、密密缝合。当最后一针收尾,她轻轻打结、剪去余线,小心翼翼地将整面红旗展开。平整的红布舒展绽放,红得纯粹,金黄的五角星熠熠生辉,亮得干净。母亲望着眼前的国旗,眉眼舒展,露出了温柔又欣慰的笑容。

国庆节当天,我双手捧着这面手工国旗,站在班级队伍前列。秋风拂过,旗帜轻轻飘动,随风舒展,虽没有市场成品的精致规整,却有着独一份的温度与厚重。行走在人海之中,迎风飘扬的鲜红,让年少的我心底满是踏实与骄傲。那一刻我忽然懂得,这面国旗,早已超越一件手工作品的意义。

长大后看过无数迎风招展的国旗,在广场、在校园、在山河各处,壮阔又耀眼。而我也始终记得,年少灯下,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那抹鲜红,是我心中最温暖、最动人的中国红。

母亲以指尖温柔,将赤诚家国心缝进布料、融进岁月。这份由针线传递的温情,伴我一路成长,长留心底。



秋天雅称

●商秋

古以五音(宫、商、角、徵、羽)配合四时,商音凄厉,与秋天肃杀之气相应,秋故名商秋。

●西陆

西陆为二十八宿之一昴宿的别称,古人认为太阳运行至西陆,便是秋天。

●白藏

《尔雅·释天》记载:“秋为白藏。”按五色学说,秋色属白,秋天又是收获储藏的时节,故称秋为白藏。

●火落

大火星(心宿)西沉谓之“火落”,代表暑气消退,秋天降临。

四季



指尖刚掐进柚皮,清苦的香气就炸开了,顺着指缝直往鼻子里钻。我对准果盘上划开的十字纹往下掰,厚皮“咔嚓”一声裂开,露出里面棉絮似的白瓤,沾得指尖黏糊糊的。房间的暖光落在果肉上,泛着湿润的淡粉,我捏起一瓣送进嘴里,甜汁瞬间就漫开了。

后院的墙角长着棵老柚树,比父亲年纪还大。树干歪歪扭扭,枝丫伸得很长,每年挂果不多,却个个沉实,皮色青黄,摸上去疙疙瘩瘩。外婆总说这树结的柚子“皮厚心甜”,像过日子,外头看着糙,内里是软的。摘柚子是外公的活儿,扛着竹梯子靠在树干上,伸手够最高阳的那几个,摘下来用竹篮吊下来,外婆在底下接着,蓝布围裙往上一兜,沉甸甸的。

刚摘的柚子不能马上吃,要在通风处放上半个月,收收水汽,才更甜。外婆把它码在堂屋的条案底下,靠着墙,像排着圆滚滚的小灯笼。我每天都要去摸两下,数着日子等,总问:“什么时候能吃啊?”她就笑着拍一下我的手背:“急什么,等皮软了,甜才透。”

终于等到剥柚子的那天,总在晚饭后。灯光照向八仙桌,外婆坐在板凳上,柚子搁在膝头。她不用锋利的菜刀,怕切深了伤着果肉,就用大拇指的指甲,沿着果顶往下划,均匀地划四道印子,划到底部收住。指甲不够锋利,她得用点劲,指节微微泛白,划一下顿一下,额头的碎发垂下来,她便用手腕蹭一蹭。

划开印子,就该掰皮了。她把指尖卡进裂缝里,顺着纹路往下撕,厚皮“嘶啦”一声分开,清苦的香气一下子漫满整个屋子。柚子皮的精油沾在手上,凉丝丝的,洗好几遍都褪不掉,就连第二天握铅笔,笔杆上都带着柚香。我总凑过去抢着掰,没两下就嫌累,白瓤沾得满手都是,抠也抠不下来,外婆就拉过我的手,用她的围裙角慢慢擦,掌心的茧蹭得我手背发痒。

最见功夫的是撕瓤。裹着果肉的那层薄衣,还有一丝丝白筋,都得撕干净,不然吃着发苦。外婆眼神不好,总要凑得很近,指尖捏着那层薄衣,轻轻一掀,就完整撕

下来,露出饱满透亮的果肉,像一瓣瓣月牙。她撕得慢,也仔细,连缝隙里的细筋都挑得干干净净,撕好的果肉码在粗瓷碗里,堆得尖尖的。

我总等不及,她撕一瓣我吃一瓣,甜汁顺着嘴角往下淌。她也不急,就看着我吃,自己拿起边上碎掉、带点皮的小瓣慢慢嚼。最中间那瓣最大最甜的,她永远留着,最后塞到我手里:“这个甜,核小。”那时候我心安理得接过来,咬一大口,甜得眯起眼睛,从没问过她,为什么总吃碎的。

在外地工作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我回了趟家。院里的柚树还在,结的果子依旧皮厚个大。我进门时,外婆正坐在门槛上准备剥柚。

我走过去,把柚子接过来:“我来吧。”学着她当年的样子,我用指甲划四道印,顺着缝掰开,取下白瓤,挑干净细筋。指尖沾了满手柚香,也沾了满手黏腻,才剥半个,指甲缝就隐隐发痒。原来剥柚子这么费劲,从前我怎么从来没有发觉。

我忽然就懂了。剥柚子从来不是一桩



(CFP 图)